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三十二回 慧娘憂夫成鬱症 王中愛主作逐人

卻說王中攙定譚紹聞出的衙門，望家而走。街上有不認的，說道：「是誰家一個好俊秀書生，有了甚事，在衙門吃官司？」有個認的譚紹聞的老者，年紀有五六十年，對眾人說道：「這是蕭牆街譚鄉紳的公子。老鄉紳在世，為人最正經，一絲兒邪事也沒有。輪著這公子時節，正經書兒不念，平白耽擱了自己功名。那年學院坐考祥符，親口許他秀才，他才十二三歲。學院那日獎賞人，都是看他與妻進士家相公、鄉貢士家兒子，個個誇獎，人人歡喜。如今小鄒相公進了學，補了廩，還是女兒一般，不離書本兒。妻進士兒子已中了舉。惟有這個相公，單單被一起人引壞了。可惜年輕沒主意，將來只怕把產業都鬧掉哩。」一個年輕的說：「山厚著哩，急切還放不倒。」老者道：「你經的事少。我眼見多少肥產厚業比譚家強幾倍，霎時燈消火滅，水盡鵝飛，做討飯吃鬼哩。」眾人都說老者說的是。這正是：

陳曲做酒，老漢當家；司空見慣，識見不差。

不說街坊評論。單說王中攙著少主人到了衙門口，王氏與孔慧娘、冰梅、趙大兒都站在後門向東張望。德喜、雙慶兒早飛跑到王氏跟前說：「回來了！」王氏看見王中攙著兒子，面無血色，腿僵腳軟，只當是當堂受屈，幾乎把一家子嚇的魂飛天外。慌問道：「怎樣了？」王中道：「把那幾個都打了一頓板子，剖斷清楚。」

譚紹聞進後門，一家子都跟到樓上。王氏道：「誰知道官府是這樣厲害。我叫德喜、雙慶輪流打探，先說夏鼎挨了板子，又一回說那姓茅的也挨了，把我這心只如丟在涼水盆裡。只怕你挨打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豈有我挨打的道理。只是我在一旁跪著，三分羞，七分怕。下的堂口，真正發了昏，再不知天地東西，高一步低一步走回來。」王氏道：「吃了飯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並不知饑，如何吃飯？」王氏忙吩咐趙大兒廚下整飯。紹聞先要茶吃。冰梅將興官兒送與慧娘，撥上三盞茶來，遞與母親一杯，遞與夫主一杯，又遞與孔慧娘一杯。孔慧娘道：

「茶熱，怕與官兒燒著，不吃罷。」紹聞又說了不少官話，只見慧娘把臉漸漸黃了，黃了又白了，也顧不的與官兒，坐不住了，暈倒在地。王氏驚慌，急忙扶起。冰梅也顧不的與官兒啼哭，抱住慧娘撫胸捶背。紹聞忙叫趙大兒潑姜湯。遲了一大會，慧娘漸漸閃眼。王氏問道：「你怎的？」慧娘道：

「不知怎的，只覺眼黑。」又吐了幾口清痰，方才過來。王氏接住興官兒，叫冰梅、趙大兒就扶進內間牀上睡下。王氏問道：

「你在家有這病不曾？」慧娘道：「從來不曾。」紹聞道：「叫董橘泉撮一劑藥來吃吃。」王氏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他來咱家一年了，藥是胡亂吃的麼？」趙大兒端上姜湯來，慧娘呷了兩口放下，說：「我不怎麼，娘休要慌。」

原來慧娘在家做閨秀時，雖說不知外事，但他父親與他叔叔，每日謹嚴飭躬，清白持家，是見慣的；父親教訓叔叔的話，也是聽過的。今日於歸譚宅，一向見丈夫做事不遵正道，心裡暗自生氣，又說不出來。牀第之間，時常婉言相勸，不見聽信。

今日清晨起來，見丈夫上衙門打官司，芳魂早失卻一半。一時德喜兒回來，說夏家挨了二十五板；一時雙慶回來，探的茅拔茹也挨了三十板，嬌怯膽兒只怕丈夫受了刑辱。及見丈夫回來那個樣子，心中氣惱。正經門第人家，卻與那一班無賴之徒鬧戲箱官司，心中委的難受。兼且單薄身體，半天不曾吃點飯兒，所以眩暈倒地。定了一會，吃了半杯茶兒，自己回房睡去。

這王氏也知曉兒子打官司不是美事，卻不知那寄放戲箱，交遊棍徒，並不是正經子弟可染毫末的事。心裡只疑孔慧娘有了喜事。背地裡還私問了幾回月信，慧娘含羞不說，王氏一發疑成熊羆。況且慧娘連日吐酸懶食，也有幾分相似。王氏心中打算，以為指日含胎抱孫，連興官是一對兒。一日，紹聞與母親商量請醫立方，王氏道：「偏您家好信那醫生，不管是病不是病，開口就要吃藥！」紹聞只得住了。

只見德喜拿了一個封兒，紅簽上寫的「譚賢弟親手秘展」。

紹聞拆開，原是夏逢若著人送來的書兒：

敬啟者：前與茅姓戲箱一詞，愚兄遭此大辱，想賢弟亦所不忍也。目今蒙羞，難以出門，家中薪米俱空，上無以供菽水，下無以杜交謫。兼之債主日夜逼迫，愚兄以賢弟慨賜，已定期於明日楚結。萬望賢弟念平日之好，憐目下無辜之刑，早為下頌，以濟燃眉。囑切！囑切！

此上

譚賢弟文右

忝兄夏鼎叩具

外：盛大哥前日順便過我，言指日為賢弟壓驚，為我澆腎，治酒相請，以春盛號王賢弟為陪容。可否往赴？乞賜回音。並及。

紹聞躊躇這宗銀子。又想這是經王中許過，卻該叫王中商量，是可以明做的。遂叫王中到樓門前，說道：「前日承許你夏叔那宗銀子，他今日寫書來要，怎的與他送去？可惜今日手中無這宗項。」王中道：「任憑相公酌處罷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難講。當初咱急了，你就請他去，親口承許他。今日事已清白，咱一毫沒事，就把他忘了，人情上如何過得去？即如不為咱的事挨打，朋情上也該周濟他。」王中說：「我沒敢說不給他。」紹聞道：「你那腔兒，我心上明白是不想給他的。」王中道：「相公休要屈人，我實沒有不給他的意思。」紹聞道：「你既知該給他，但家中沒有銀子，你可以到街上，不拘那一家字號，就說是我說的，取他二十兩銀子，給了夏叔。若日後還不到時，就算揭的，每月與他三分行息。」王中道：「去問人家借銀子，我伺候老太爺以來，並不曾開過這樣口，我委實說不上來。」這句話頗中了紹聞之忌。兼且疑王中見新打罷官司，自己難以街上走動，故意兒拿捏。方欲開言，只見德喜拿了一幅全帖，跑著說著：「盛爺請哩。」紹聞接帖一看，上面寫著：「明午一品候敘。恕不再速。愚兄希僑拜訂。」德喜道：「來人在前院候回信，說請明日早到。」紹聞心中含怒，便答道：「我還不定去不去哩，說什麼早晚！」王中便向德喜低聲道：「你回復來人，說家中有事，明日未必走。」紹聞想起前日兌還賭賬之情，又見王中有阻撓之意，激的惱了，厲聲道：「喜兒，回來！你怎見得我明日不去？我的家你都替我當了麼？王中呀！

我教你街上問銀子，你說從來未曾開過這樣口，偏我面前，你是會開口的！」王中道：「大相公，委實這盛家、夏家我不想叫相公去，這也是真情。前日若不是與夏家有勾搭，怎的有了這場官司？大爺臨歸天時囑咐的話，相公難道忘了麼？不說書本兒漸次丟卻，這幾個人，那一個是正經人？相公近他，將來要吃大虧哩。」這句話已把紹聞激怒至十分。咳！王中，你這一片忠心，把話說錯了。看官，大凡做正經事體的人，聽人道他的不是，便覺是至誠愛我的；做不肖事體的人，聽人說著他的短處，便是犯了毛病。若說紹聞把這遺囑八個字忘了，他也不是土木形骸。只因一向做事不好，猛然自己想起這八個字，心中極為不安；強放過去，硬不去想。他見了王中，早已是霍光驂乘，害了漢宣帝芒背之病。今日聽了王中的話意，臉上發紅，心中害羞。羞淺則忌，羞老則成怒。

這也是世所常見，非獨紹聞如此的。

紹聞怒極說道：「王中，你管教著我麼？你是心裡想出去哩。我做的原不成事，你要是看不過，你就出去。難說我該出去躲你不成？當日大爺許你的圍子、鞋舖子，我不昧你的何如？」王中道：「我若心裡想出去，我再不說這話。我不過是勸相公走正路，不負了大爺一場苦心。」紹聞厲聲道：「我就天生的不是正經路上人，如今就是你把你大爺叫起來，兒大不由爺，他也管我不住。何況你一個家人！」王中道：「大相公，我大爺——」王氏見王中單管大爺長大爺短，忍不住插口道：

「王中少說一句罷，你讓大相公一句兒也好。」只這一個「讓」字，又把紹聞心頭之火扇起百丈，嚷道：「王中，王中，講說

不起，我也使不起你。你今日就出去！連你家老婆孩子一齊出去！你屋裡東西我一件也不留你的，只以快走為妙。」

趙大兒聽見趕他夫妻出門，急的號哭，跑向紹聞跟前說道：

「大相公休與那不省事的一般見識。他說話撞頭撞腦的，我沒一日不勸他。理他做什麼？」又向王中道：「你不會說話，夾住你那嘴！大相公讀過《五經》《四書》，啥事不知道，何用你多說少道的。」王中滿臉流淚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趙大兒又忙到王氏跟前，哭說道：「奶奶，你說一句話兒，把一天雲霧都散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如今這一家子，我還管的上來麼！」看來紹聞雖是年輕，若王氏有個道理，吆喝上幾句，紹聞也就軟下去。誰料這王氏推起活船來，幾句話把一個譚紹聞真真的撮弄成了一個當家之主，越扶越醉，心中想到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王中趕出去罷。」恨恨的說道：「王中！王中！你今日不出去，明日我就出去躲著你。」趙大兒哭向前道：「相公，饒了他罷，他知道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別胡纏！快去收拾。你原沒啥意思，我給你一串錢與你的女兒買嘴吃。再要胡纏，連這一千錢也沒了。」

卻說慧娘在樓內聽著，氣了一個身軟骨碎。走到門首，說道：「大兒，你還不叫王中去磕頭去？」王中聽見少主母吩咐，知是賢慧明白的人，忍不住淚如泉湧，走向紹聞面前，爬到地下磕頭。趙大兒也跪下亂磕頭道：「留下俺罷！俺出去就是該死的。」紹聞冷笑道：「二十畝園子，一座鞋舖子，也就夠百十兩了。到我明日過不上來時，還要幫光哩。」王氏道：「單單只等弄到這個田地，才是罷手，想是兩口子把福享足了。」

紹聞見母親也是開交的話，因說道：「斑鳩嫌樹斑鳩起，樹嫌斑鳩也是斑鳩起。我如今嫌你了，講不起，你要走哩。跪一千年也不中用。天還早哩，你快去把放戲箱屋子打掃打掃，我叫宋祿把馬移了。還有皮匠家現成的鍋台，把米麵菜新都帶的去。」

若是今晚不走，我如今就起身上丹徒去，好躲著你。」王氏見兒子說了一個走字，怕道：「王中呀，沒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，都起來罷，各自收拾去。」紹聞道：「少不得我自己去尋銀子去。」到樓下換了一套衣服，拈出一千錢，丟與趙大兒。趙大兒也不拾，哭著向屋裡收拾去。紹聞出門回頭道：「我不算無情，休要自己延遲討沒趣。」

王中見母子說話沒縫，只得起來。不言不語，走到前廳，看見主人靈柩，這一痛非比尋常，爬到地下又不敢放聲，只淚珠鼻涕，濕透了一個方磚。

啞哭了一場，回到後院。只見雙慶、德喜抬著一個箱子，老婆趙大兒抱著女兒，攜著一個包袱，放起聲來。王氏也覺惻然，說道：「好家好院，休要恁般哭，教鄰居聽的。是做啥哩。等他回來我勸他，當真就趕你兩口子走了不成。」王中也毫無可言，走向樓門前與王氏磕了頭。王氏見光景太不好看，落下幾點淚來，說：「好好的就鬧出這場事來。」冰梅淚如雨下，送了趙大兒一小包袱針線布帛東西。王中回頭看見少主母在東樓門內，心中道：「好一個賢慧少主母。」向東樓門磕了一個頭。這孔慧娘此時，直如一個癡人一般。

王中出的後門，只像醉漢，扶著牆走到小東院，現成的喂馬草拿了一個，攤在放戲箱屋裡，撲的睡倒。遲了一會，兩個鬻婦、雙慶、德喜、鄧祥、蔡湘、抬箱子，轉包袱，運牀移凳，送水缸，壘鍋台，擠了一院子。也有說且耐著心的，也有說大相公就要叫回去的，也有說就不回去也夠過的。王中惟會流淚而已。晚上，趙大兒埋怨了半夜，王中直是啞子一般。正是：

從何處說起？向那個道來？

自己尚不解，他人怎的猜。